人各有夢

言止善

原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在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一年間貪污挪用了數以億計的公款後潛逃美國。在那裡，開始他過了一段早就夢寐以求的日子，而後不得不東躲西藏。由於中美之間有個「刑事司法協助協議」，他於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六日被美方驅逐出境並押返中國。他見到中國警方人員時，像見了久別的親人，淚流滿面。因爲他在美國的拘留所吃足了苦頭：飲食不習慣，還要受其他被收容者的欺侮。回到北京的拘留所，他很高興，第一夜九點半就睡了，一覺睡到大天光。後來，通過法院審理，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他在監獄裡，不忘學習和寫作，他要把金融工作中的漏洞小結一下，向有關方面反映。余振東做了一個長達十多年的夢，到了夢醒時分，才成了一個清醒的人。願他今後的路能走踏實。

在一、二十年前，還有一個當紅女明星做夢的故事。她在寫了一本暢銷書《我的路》之後，又寫了本《我的自白錄：從女明星到億萬富姐》，其中將自己的隱私，像如何充當「第三者」之類通通抖出。她這麼做，自有如意算盤。她向記者說：「將來人家議論起來，比方我死啦什麼的有個依據，至少有一個版本嘛。」她眞是在做夢。她死了以後，會有多少人議論她，特別是有人會對她的私生活感興趣？那才只有天知道。我是記得她的名字的。我向女兒談起她，女兒反問我：「她是誰？」上世紀末，這位演員因經濟問題進了一趟班房。班房很可能是個促人夢醒的地方。

人是萬物之靈，會做夢（別的動物會不會做夢，我不知道）。做夢未必不好。少年愛因斯坦就常想一個問題：光跑得那麼快，如果人和光跑得一樣快，他會看見什麼？後來，他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才提出了相對論。愛因斯坦之所以出類拔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做夢做得早，而且做得好。

如果有人問我是不是也做夢，我的回答是，我天天做夢，還白日作夢。夜間，我就寢，便希望醒來之後，外邊陽光燦爛。清晨，出門見到鄰人，彼此問好。不要再有什麼毒奶粉或者煤礦死人之類的新聞來轟炸我。我打開報紙，又可以走進《大公園》，領受其中的鳥語花香，不時，也能在園中見到我栽的蘭草。如此生活，眞像歌曲《天天都是好日子》唱的那樣。

胡耀邦帶頭穿西裝

劉開生

往事鈎沉

胡耀邦

如今，無論是在聯合國大會國際間的外交場合，還是在國內接待到訪的外國領導人，抑或是率團出訪，中國領導人和政府官員們除了炎黃子孫特有的相貌不變外，其穿着打扮與歐美發達國家及其他流行穿西裝國家的領導人相比，已無二致。一樣的西裝革履，一樣的英姿勃發，一樣的神采奕奕，一樣的充滿自信。國內人民群衆的衣着穿戴更是奼紫嫣紅，多姿多彩，美不勝收。每每從電視屏幕或大街上、超市裡、公園裡或居住的小區裡看到這種景象，我的腦海裡就不免浮現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帶頭穿西裝時的情形。可以說，現在中國人自上而下着裝的顯著變化，是與當年胡耀邦大力倡導和帶頭穿西裝分不開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粉碎「四人幫」的重大事件發生後，胡耀邦得以重新出來工作。他先後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等職。並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那百廢待興的特殊時期，他在日理萬機繁忙的工作之餘，還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人的衣着穿戴上，並爲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許多富有成效建設性的工作。

那時，中國人服裝顏色單調的只有藍、灰、綠、黑寥寥幾種，曾有西方國家的記者這樣描述他們印象中的中國：那裡的人們一個個都像是剛從藍墨水中洗澡出來似的，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穿得都差不多。整個國家像是一座「螞蟻山」，六億民衆好比棲息其中的「藍螞蟻」。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則是「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氾濫。那時，除了服裝顏色單調外，服裝式樣更是少得可憐。男士誰要是穿西裝就說你崇洋媚外，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女人誰要是穿旗袍，就說你復古，封建主義思想嚴重，敢要是攤上個家庭出身不好的還會說你「妄圖恢復失去的天堂」，弄不好就會招致批判鬥爭。因此，老百姓穿的服裝主要是以部隊軍裝爲式樣的軍便服，幹部領域從中央到鄉鎮則是以傳統的中山服爲主。據法國著名的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回憶，直到一九七八年冬天，他在八達嶺長城旅遊時，看到的還依舊是一個藍卡嘰布的「海洋」。

爲了盡快改變這種現狀，美化人民生活，早在一九七七年初胡耀邦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時，就開始帶頭穿西裝。一次，有位學員見他穿一身西裝，說「胡副校長穿西裝可眞漂亮呀。」胡耀邦笑着說：「漂亮就好，洋爲中用，你們年輕人也可以穿嘛！」這件事看似平常，實則不然。須知，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他要頂着多大的思想壓力呀！是他——胡耀邦，敢爲天下先，敢於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時期，成了中共高級領導幹部中穿西裝第一人，引領了中國人服裝改革的潮流。

一九八二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更是身先士卒，經常帶頭穿西裝。他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爲了培養國人改革開放的意識和向世界展示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的形象。一次，他穿着西裝在大庭廣衆面前還撩起衣服內襟，興奮地告訴記者他穿的西裝是「中國製造」。此後不久，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的郝建秀抓住時機寫信給輕工業部部長，建議鼓勵國民穿西裝、兩用衫、裙子、旗袍等，藉此豐富服裝式樣，美化人民生活。在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領導人頻頻穿西裝和郝建秀以及輕工部長主張國民服裝穿着多樣化以後，「西裝熱」很快在全國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並且漸漸取代了傳統的中山裝，成了中國領導人和黨政機關官員們的「正裝」。

俗話說「盛世有華服」。我們今天在驚羨和欣賞我國人民服裝變化的同時，我國的服裝業已發展成爲國民經濟中重要的支柱產業，並且發展爲世界服裝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僅以二〇〇七年爲例，去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全年累計出口一千七百一十一點七二億美元。其中，紡織紗線、織物及製品出口五百六十點九九億美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五；服裝及衣着附件出口一千一百五十點七四億美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二十點九。服裝出口增幅大於紡織品出口增幅。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隨着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特別是以胡錦濤爲代表的黨中央關注民生，以人爲本理念的提出和落實，使得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如今，當每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一茬又一茬色彩鮮艷、面料講究、款式新穎，奪人眼球的服裝出現在大街小巷的時候，也正是中國人民嶄新的精神風貌表露無遺的時候，表現他們對美好的新生活無比熱愛的時候。這一可喜的變化，在反映中國人民對未來更加美好的新生活的憧憬、嚮往與追求的同時，也顯示了我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蓬勃生機與活力。同時也解讀了當年胡耀邦倡導美化人民生活，自己帶頭穿西裝時的良苦用心。

秋光搖曳 （攝影）鴻 海

從「刺」與「配」到「刺配」

陸茂清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多個英雄好漢臉頰上刺着字，直至招安爲朝廷命官了仍無法消除，這是他們逼上梁山前被「刺配二千里外」等等皆是。

刺配原是兩種不同的刑罰，一謂「刺」，一謂「配」，五代後晉時，兩刑合爲一體執行。

刺，即刺面，紋面烙刑，就是在犯人的面額上刺字，因刺刻的字染爲黑色，所以又稱墨刑、黥刑。

這一刑罰源於原始社會末期，西周時列作了「五刑」之一。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制定刑法，其中刺面居於肉刑之首，並規定了刺字的部位：一爲面頰，二爲額之中部，三爲顴骨。

公元前一六七年，漢文帝詔令廢止包括刺面在內的所有肉刑。原因是刺面使人「終身不息（生）」，「痛而不德」；若是冤獄錯判，更是永遠無法糾正。

五代十國時後晉天福年間（公元九三六年至九四一年），晉高祖石敬瑭恢復刺面之刑，且有了「發明創造」，就是將「刺」與「配」合爲一種刑罰。

配，把犯人發配去外地或邊遠服役，即流刑，又稱流放。

在秦朝以前，流放是一種較輕的刑罰，以後漸次升爲重刑。自北朝的北齊始，流刑成爲「五刑」中的一種，係僅次於死刑的重刑，以後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沿用此刑。

北周以發配距離的遠近分流刑爲五等：流放千里；流放千五百里；流放鎮服的，離京都三千里；流放荒服的，離京都三千五百里；流放藩服的，離京都四千里；流放蕃服的，離京都四千五百里。服，指王畿以外的地方，視距離遠近分爲五等，以五百里爲率。

凡是處以流刑的，到流放地後，並非監禁了事，而是有的服勞役，有的補充軍伍戍邊，「充軍」之稱即源出於此。

宋以後，刺配刺字的部位、深淺又有規定。如盜竊犯刺環形於耳後，重罪刺面部；發配牢城的，刺字七分深，發配沙門島和遠惡軍州的，刺字七分深。

從電視劇《水滸傳》看出，宋朝刺字呈長方形，金黃色。小說《水滸傳》中對此有載：楊志「刺了兩行金印」。

元朝時偷竊者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頸項；強盜初犯就刺頸項。清朝又有新規定，且滿蒙高人一等，刺配也有照應：旗人刺臂，漢人刺面，刺面在鬢之下，頰之上，刺臂在腕之上，肘之下。逃犯刺左，餘犯刺右。所刺內容包括罪名及發配地，刺滿漢兩種文字，字方一寸五分，畫闊一分有半。又法定判以刺配的犯人，其妻妾，應跟隨遷居至流放地。

刺配使受刑者飽受皮肉楚痛與心靈創傷，到死抹之不去，又連累家眷終身，堪稱殘酷。清朝末年，衆多朝野人士以刺配不仁不德，籲請廢除，清廷算是順應民意，宣統二年（一九一零年）頒行的《大清新刑律》內已不再見，盛行了千年的酷刑「刺配」終於宣告終結。

豪華版《作家巴金》

許定銘

余思牧（一九二五—）是香港的巴金專家，他的《作家巴金》初版（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六四），到一九七六年已印了二十一次，共計三萬三千冊，是極暢銷的傳記文學著述。當二〇〇五年，他把全書增訂重寫，正準備出新版的時候，突然噩耗傳來：巴老去世了！

余思牧與巴老相交數十年，傷痛之餘重新整理，出版了這套豪華版的《作家巴金》（香港利文出版社，二〇〇六）。此書爲十六開本，厚九〇二頁，布面燙金精裝本，分上下兩冊，外加封套，上冊用巴金年輕時的照片作主體，下冊則是老年的肖像，表明此書寫的是「巴金的一生」，很有心思。

全書用十一編述說並評論了巴金的一生及其著述，書前有巴老由年輕到老去的彩色照片及書影數十幀，陳思和的《〈作家巴金〉序》、古遠清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和吳泰昌的《一位難得的巴金研究者》三篇序文。

先別說書的內文，且看書後的幾篇附錄：一是余思牧的《巴金致余思牧的二十七封信》及解說，二是余思牧的《永難磨滅的身影——六次會晤巴金先生的記略》，三是邵寧寧的《巴金研究：現狀與思考——第七屆巴金國際學術討會側記》和附錄四坂井洋史的《對於今後巴金研究的期待》，已顯示本書的水平。

「胖眉眉」何處覓時裝

文佳

繽紛華夏

現代都市人酬酢過多，營養過剩，加上缺少體育鍛鍊，久而久之，心廣體胖成爲普遍的現象，不少體態豐腴的女性往往爲買不到合身的配襯衣裳而感到煩惱，這卻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商機：一些專門以胖女士爲銷售對象的大號服裝店應運而生。

近年來，杭州市大號服裝店日益增多，光是一條中山路上就有十幾家，在其他繁華的街區，都可以覓到大號服裝店的蹤影。「從五歲到九十歲，都是我們的客戶。」大一號服裝店的店主沈女士說，「現在五歲的伢兒就有二尺四寸的腰！」此外，孕婦、因激素治療導致肥胖的病人以及在杭州讀書、工作的老外都是「大一號」的客戶群。「並不是只有胖的人才穿大號的衣服」，大眞大服裝店的一位負責人說，雖然他們的貨品主要針對體形較胖的顧客，但是很多並不肥胖的年輕人，爲了追求休閒舒適的感覺，也很喜歡穿寬大的衣服。三十出頭的張顏有着三尺五寸的腰圍，體重一百五十斤，是一家房產公司的部門經理，她卻不願意去賣大號衣服的服裝店購衣：「因爲都是休閒款式，與時尚。舉辦此次加大碼女裝時尚秀的某品牌設計總監、自身體態也頗爲豐滿的鄭女士說，燕瘦環肥都是美，「胖眉眉」也可以穿出自己的時尚和風格。她舉例說，上下身一樣寬的女性，可以穿中長A裙，將別人的目光集中於小腿；胸部和臀部比較圓潤的女性則可以露出半截手臂來吸引「焦點」。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內地的服裝市場，十八至二十四歲年齡段的服裝有很多的選擇，四十五歲以上的中老年女性，也有若干品牌服裝可供選擇；惟獨是二十五至四十五歲年齡段的豐滿女性服裝市場出現了斷層，形成品牌時裝市場很大的空白。目前在各大商場裡，女裝都佔據着兩到三層的樓面，而這些琳瑯滿目的女裝幾乎都是苗條纖細型。這就苦了年輕的體態豐滿的女性，她們即便看中某款服裝，也往往被告知「無此規格」。

據上海市一家服裝研究機構調查，目前在中國內地中青年的城鎮女性中，豐滿或超重的約有兩千萬，按她們人均每月衣着消費一百五十元計算，每年「超大碼」女裝的市場份額高達三百多億元人民幣。

據悉，國外一些著名時裝品牌已經敏感地嗅到了中國加大碼女裝市場的商機，正加緊準備登陸，個別已悄然落戶上海等大都市，每件衣服價格動輒二三千元，但卻深受消費者歡迎。

內地業界對此已有一些相應行動，一家企業的老闆趙先生認爲，中國本土加大碼女裝的價格相對「洋品牌」有絕對的優勢，他對此很有信心。

半吊子文人

西遇塵

人與事

瞿秋白在他的文章《多餘的話》中，十分謙虛地說：「我本是一個半吊子『文人』而已。」這個半吊子文人，離開中共領導崗位後，在文學園地，辛勤耕耘，憑着深厚的造詣和傑出的才能，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了開創性的卓越貢獻。

瞿秋白編譯了《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一書。他在這本書的《後記》指出：文藝理論不但要說明「文藝是什麼」，而且要說明「文藝應當怎麼樣」。他的文藝理論，爲中國文學界，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武裝了左翼文藝陣營，對中國革命文學運動，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瞿秋白還翻譯了列寧的《列甫・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寫了《馬克思文藝論底斷篇後記》、《斯大林和文學》、《論弗理契》、《蘇聯文學的新階段》等介紹性文章。

他在這些文章中，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傳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現實主義的精闢論述。

瞿秋白介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奠基人、蘇聯文學的創始人高爾基的作品。在《高爾基論文選集》中，他選譯了二十三篇政治性的社會論文；在《高爾基創作選集》中，他編選了七個短篇名著。瞿秋白還翻譯了高爾基的兩篇早期優秀創作《二十六個和一個》、《馬爾華》；重譯了諷刺短詩《市儈頌》等。他還準備介紹高爾基的長篇史詩《克里慕・薩慕京的生活》一書，可惜只譯出了開頭一部分，而未能完成。此外，瞿秋白還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格拉特柯夫、綏拉菲摩維支等人的作品和論文。

完成這些工作，瞿秋白只用了三年時間。在短短的三年裡，瞿秋白不僅翻譯了大量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俄作家的作品，還寫下了大量的文藝理論，創作了新形式的詩歌和曲藝。他提出並且深入探討了現代文學理論，反擊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文藝思潮，給予了現代文學，特別是革命文學以實際的理論指導。從而爲革命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瞿秋白的貢獻來看，我們可以這麼說，瞿秋白應該是革命文學的開山鼻祖。假如，有如此非凡成就的文人，也算半吊子，那麼，誰還敢在世人面前，妄稱文人呢？

朱元璋賜橘藏殺機

谷萬中

文化什錦

南京城規模之大，不但在內地城市中首屈一指，就是在世界各大城市中也是獨一無二，號稱世界第一大城的法國首都巴黎，城垣周長也僅約三十公里，而南京內城周長經過實測達到三十三點四公里，世界第一當之無愧。

朱元璋率領農民起義大軍攻克集慶（南京）以後，並沒有立即稱帝，而是吸納謀臣朱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加緊了南京城牆的建設，直至一三六八年方正式登基。公元一三八六年城牆竣工時，城垣範圍「東盡鍾山之南崗，西居石頭，南貫秦淮於內外，北依獅子、九華諸山而控後湖」，把六朝的建康和南唐的金陵全部圈了進來。城牆的平均高度達十四米，厚度達七點六二米，有城垛口（御牆）七千多個，南京的城牆高大雄偉，眞乃銅牆鐵壁。

坊間傳聞，因爲在建城過程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才促使朱元璋擬出了城牆發展的第二期工程。即利用天然土埂，築爲外廓以衛京師。外城周長達一百八十里，把紫金山也包了進來，共有城門十八個，所以，南京城就有「裡十三（城門），外十八（城門）」的說法，這些都與民間盛傳的「朱元璋賜橘」故事有着密切關係。

話說這一天，朱元璋率領文武百官，到皇宮以北，後宰門處的一座小山上，觀看建城盛況。百官們無不阿諛奉承，讚美之詞此伏彼起，引得龍顏大喜。但轉過身來一看，唯獨只有四皇子朱棣，站立一旁沉默不語，與當時的氣氛形成極大反差，於是欽點道：「皇兒，你來說說看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朱棣才坦率說出了自己與衆不同的看法。他指着近處的山包，不緊不慢地說：「城牆沒有把紫金山包進來，敵兵只要登上山，架起大炮，就能直打皇宮……」（民間流傳的「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轟進紫禁城」就是這句話演變過來的）

朱元璋本是獨斷專橫之人，決不會容忍臣子們，也包括親屬和子女，對他有任何不恭。聽了朱棣的見解，當時雖然沒有發作，也認爲有一定道理，但內心極其不悅，眞可謂惡從膽邊生。這一切，統統被軍師劉伯溫看在眼裡，隨後他便在一旁諫道：「不如再造一座外城把紫金山也包進來」，終於緩解了驟然生成的緊張氣氛。

據傳，朱棣回到後宮以後，將剛剛發生的，父皇向自己徵求修城牆意見之事，一五一十告訴了皇后馬娘娘。馬娘娘對朱棣的直率感到無比震驚，對自己丈夫的秉性有深刻了解的她，預料事情決不會那麼簡單，於是就追問說：「皇兒，父皇後來有什麼舉動沒有？」朱棣淡淡回答說：「父皇只是賜我吃了一個橘子。」誰知一聽到這話，馬娘娘竟然大驚失色，她自語道：「大事不好，皇兒，你是大禍臨頭了。」此刻朱棣還有些迷惑，聽完了母后的解釋，才恍然大悟。原來，人們在吃橘子的時候，通常是先剝皮，再剔除那些經絡。朱元璋給朱棣吃橘子，就隱喻要來剝他的皮和抽他的筋，其間暗藏殺機。

機敏的馬娘娘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於當天深夜便將朱棣喬裝打扮，偷偷送出皇宮，朱棣離開南京，倉皇逃逸而去。